



# 童年、故乡和老祖母

田师善



童年的回忆总是和故乡联系在一起的。有谁不是这样呢？即使你的故乡并非都城大邑、名山大川，甚至是穷乡僻壤、不毛之地，但在童年的记忆里，她总是像神话中的世界一样，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每个人的童年都不一样，但童年的故乡，故乡的童年，却总是美丽的。

我的童年是在鲁西北的一个小村庄里度过的。村子不大，在县城的北边，离城只有5里多地。我家在村子的南头，如果在冬天，没有青纱帐的遮掩，站在家门口，可以清楚地看见北城门。村子西面5里地外有一条河，河岸有一座塔，很高的，叫舍利塔。我家的宅基地较高，横亘在门前的一条大车道却低凹不少，像一道深沟。过去这道沟是一个光滑如镜的打麦场。再往南就是一个大水塘了。塘边有几棵很高的杨树和柳树。场院的西边是一个枣树林。这麦场、水塘和枣树林，便是我童年的乐园了。我和小伙伴们在这里嬉戏，春天捡槐花，用线穿起来，挂在嘴上当胡须，拿老祖母的拐杖当刀枪，在场院里唱大戏；夏天到水塘里游泳；秋天在枣树林里打枣子；冬天，场院里堆满了麦秸、谷草、玉米秆，这些柴火垛便成了孩子们的“山头”，我们占山为王，玩打仗的游戏。但我最感兴趣的是那座塔，遥遥相望，舍利塔高高地矗立着，塔尖和天上的白云接壤，两只苍鹰在塔顶上盘旋，那情景引起我多少遐想啊！

大约我八九岁的时候吧，终于有一天早晨，几个小伙伴手拉着手，偷偷溜出了村子。兴奋、好奇，又有些害怕，并不认路，只是朝着塔的方向走。穿过杂草、荆棘、土包、窑沟，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已是正午了。我们跟在登上塔的大人后面，终于爬到了塔的最高层。凭着

空远眺，小小的村庄和广阔的田野尽收眼底。小河像一条带子绕塔而过，真是令人大开眼界。我们雀跃、嚷叫着、指点着，忘记了疲劳。

可是当尽兴返回时，一个个都走不动了，腰酸腿疼，肚子又咕咕直叫。挨到家的时候，已经日落西山了。一进村，我就被本家的两个哥哥捉住了，原来是奶奶央求他们到处找我的。大奶奶，都回来了，真是上塔去了，没事没事……”奶奶一边道谢，一边拉住我的胳膊，把我揽到怀里，连声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奶奶用责备的眼光看了我一眼，就再也没说别的。可是我看见，她的泪眼却顺着眼角流了满脸。这件事留给我终生难忘的印象，每想起来就觉得对不起奶奶。

那天晚上，我吃着奶奶亲手擀的热乎乎、香喷喷的面条，就着荷包蛋，终于忍不住问奶奶：“不是说舍利塔十八层吗？怎么只有九层？”“地底下还埋着九层哩，为的是地基牢靠，倒不了。没听人说嘛：塔在河东，倒在河西，打死十二个骑黑驴的，个个驴肚子里都怀着驹儿。你想，哪有那么巧的事？这就是说塔是倒不了的。”奶奶告诉我。我不大相信地下还埋着九层的事，可我相信，这塔是永远不会倒的。

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天降暴雨，河水泛滥，村庄被淹，庄稼泡在水里，眼看秋收无望，大人的心急如焚，可孩子们还不知忧愁。河水带来了灾难，也送来了鱼虾。我家门前低洼的大车道，已经成了一条小河沟。我找了一块旧蚊帐布，再用两根竹棍绑成“十”字架，做成一张小网，中间拴上一块面食，抹点香油，下到水里，一会儿的工夫提上来，就有十几只小白虾在网里乱蹦。如此反复几次，就捞了一小碗，奶奶给我炸了吃，真香！我还到大水塘里去钓鮰鱼，捉几只小青蛙，绑在钓钩上。抖着钓竿，小青蛙活动着，鮰鱼嘴大，看见了便不分青红皂白，一口吞

下去，浮漂很快沉入水中，我们用力一甩竿子，一条大鮰鱼便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落在背后的草坪上。那时的快乐真是无法用言语形容。

但日子却越来越难过了。水灾过后，接着是连年干旱，又闹蝗灾，家中凡是值点钱的东西，都由叔叔拿到城里去卖，换些杂粮回来。幸亏我家有一块菜园，有一口深井，可以靠水浇地种些蔬菜，维持全家的生计。雇不起短工了，六十多岁的奶奶便也下地干活儿。我在村里学堂念书，放了学便到菜园去找奶奶，奶奶便摘甜瓜给我吃。那瓜都熟透了，是奶奶盖在叶子底下专为我留着的，很甜。我吃着瓜，在窝棚里听奶奶讲故事。

奶奶不识字，但爷爷生前给她背诵古诗，念书给她听。奶奶记性好，又好听书看戏，所以讲起水浒、三国、西游的故事，如数家珍。我听着那些讲不完的故事，总是十分惬意，感受不到人生的艰辛。但奶奶却日渐消瘦，花白的头发更稀少了，脸上的皱纹更多更深了。这年冬天，日子更难过了，全家人吃糠咽菜，只给年迈的奶奶蒸一个净面的窝窝头，奶奶却总要分给我一些。

光景越来越糟，故乡是沦陷区，日本人占据着县城，常到城外骚扰，我家的枣树，枣子刚刚红圈，就被日本人和皇协军打光了。水灾之后，我家场院对面的水塘里是有鱼的，可是有一天，一个姓吴的汉奸县长，竟带着一帮伪军来捞鱼。他们把日本人的农药投到水塘里，所有的鱼便都肚皮朝上地漂浮起来。他们把大鱼捞走，在事先准备好的清水里，而那多如牛毛的小鱼秧子，不久便都窒息而死了。从此，水塘里再也没有鱼了，我们也不敢下水游泳了。留给孩子们的活动天地越来越少，但大家总能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我们便在打麦场上跳房子、打瓦、捉迷藏。捉住了谁，谁就要当一回“吴县长”，大家围着唱：“吴知县，黑心烂，披黄皮，吃洋饭，断子绝孙挨枪弹！”小小年纪，心里增长着民族的意识，种下仇恨的种子。

光阴荏苒，这已经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了。七十多年来，许多往事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漠了、遗忘了，唯有这童年的记忆却依然清晰，如同昨日，如在目前。如今我也到了当年奶奶的那个年纪。有故乡土地的哺育，有老祖母的呵护，童年的我并没有感到多大的不幸。我感谢故乡的土地、感谢老祖母，使我至今回忆起我的童年，都感到无限的温馨。

难忘我的童年，我的故乡，我的老祖母！

题图摄影:沈书枝

走进南疆，很快就会发现这里的地形气候和历史文化，与北疆有很大的区别。当我和身边的朋友谈到南疆的人文历史时，东汉的班超成了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沿途许多景点和城镇都留下了他的故事和传说。车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道上行驶，窗外是一望无际的沙漠，路上几乎见不到行人，打开车窗，我在寻找当年班超在大漠里留下的足迹。

史书记载：班超出身史学世家，哥哥班固是《汉书》的作者。班超幼年家境贫寒，成年后靠着给朝廷抄录公文，方有一些微薄的收入来养家糊口，但每天重复这些工作，他觉得很无聊。一天，在抄录公文时，班超突然将笔重重摔在地面上，仰天长叹：“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此后不久，他“投笔从戎”，以手中的剑为笔，在西域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写下了气势恢宏的历史篇章，不仅将自己的名字写进史书里，也写在了西域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东汉王朝刚建立的时候，无暇顾及远在几千里之外的西域，许多小国投靠了势力强大的匈奴、龟兹等国。匈奴凭借实力，开始不断派兵袭扰汉朝的边境，致使民不聊生。公元73年，汉明帝派大将窦固率军西征匈奴，班超随着队伍一起出发。初到西北，班超以自己的胆识和才干出谋划策，帮助窦固打了几场胜仗，得到将军的赏

域的大营。那时，疏勒国处于匈奴和龟兹的统治之下，龟兹按照匈奴的授意杀了疏勒国王及其家人，重新立了一个龟兹人来当国王。班超一行人来到疏勒国后，设计让人擒拿住这个傀儡国王，而后班超带人进入王宫，对着疏勒国的文臣武将们痛说匈奴和龟兹的种种无道之举，并将老国王的侄儿立为新君，疏勒国也自愿臣服于汉。自此，西域五十多个国家全部归顺了汉朝。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面对西域诸多小国重新归顺汉朝的局面，匈奴联合龟兹、焉耆等攻打这些小国，而后又袭击了汉朝设立在西域的都护府，杀了朝廷派去的都护。当时东汉朝上下非常震惊，决定放弃西域，撤回在那里的所有人员。听说班超他们要离开西域，当地官员和百姓担心他们走了，自己的国家又要重新沦为匈奴、龟兹的奴隶，于是苦苦相留。班超决定留下，同时上书朝廷说明原因。汉明帝同意了班超的请求，并升任他为西域都护，还派来千余名援军，帮助班超重新收复西域各国。班超带领军队，同时又与归顺汉朝的西域军队组成几万人的联军，对龟兹、莎车、姑墨、温宿等国出兵，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收复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维护了汉朝的统一。如果说，当年霍去病是上天赐给西汉的一柄利剑，那么班超就是东汉帝国挡在匈奴面前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

从此，汉朝的旗帜在都护府上空飘扬，已经沉寂多年的丝绸之路上又传来悠扬的驼铃声。不

## 寻找班超的足迹

张景云



识。不久，窦固派他去西域，说服那些曾经属于汉朝的国家归降。班超从小就机智过人，武艺超群，年轻时有人曾预测他将来会万里封侯。此时的班超踌躇满志，只是这脚下的路，不仅风沙弥漫，而且险象环生。

车在茫茫的戈壁上行驶，我的思绪跨越了千余年。亘古不变的大漠，仿佛在用沉默告诉我那些被时光覆盖的往事，依稀见到，在那个通信和交通极不便利的时代，班超他们头顶着烈日，骑着骆驼在沙漠里长途跋涉的情景。

那一年，班超仅带领36人，风餐露宿，步履维艰，奉命来到了鄯善国，这是丝绸之路南道上的重镇。彼时，匈奴极力拉拢鄯善，要与汉朝为敌。当班超他们来到鄯善时，受到国王的热情款待，但两天后，国王的态度变得十分冷淡。班超猜测，一定是匈奴也派人来了。经过打听，果然如此，匈奴派了100多人的使团前来，意在说服鄯善国王与汉朝为敌。班超立即把众人召集起来，匈奴人来了，国王开始冷淡我们，说不定过一段时间就会把我们杀了。他提出一个方案，趁着黑夜，采用火攻的办法，将匈奴使团“一锅端”。在营帐里，他举起酒杯，凝视着眼前跳动的火焰，要以决死之志斩断匈奴的阴谋。班超对大家说出了流传至今的那句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众人一起把酒干了。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念。班超带领随从，趁着夜色，经过一番激战，将100多人的匈奴使团彻底消灭，迫使鄯善国重新归附于汉朝。接着，他带着精干的“小分队”，采取灵活多变的方法，又说服许多小国投诚，而后开始朝着丝绸之路上的另一个重镇——于阗国进发。

古于阗国位于今和田地区。发源于昆仑山的玉龙喀什河从和田穿城而过，清澈的雪山融水不仅滋养了河两岸的生灵与草木，顺着河床也带来珍贵的玉石——和田玉。不过班超他们可不是为和田玉而来，他要劝说于阗国脱离匈奴和龟兹统治，归顺汉朝。但让班超没想到的是，匈奴的一位巫师早已来到这里，试图挑拨于阗与汉朝之间的关系。班超采用计谋将巫师诱杀。于阗国王知道后惶恐至极，马上表示愿归顺汉朝。孤悬西域的班超依靠他的胆量和智慧，让于阗和周边的国家重新回到汉朝的怀抱，百姓又见到大漠里和平的曙光。

清晨，我们离开和田，在丝绸之路南道上，沿着当年班超留下的痕迹一路向西，前往古疏勒国宫城遗址（位于今喀什地区），那是当年班超在西

久，班超被朝廷封为“定远侯”，他终于实现了“立功异域，以取封侯”的人生梦想。“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那时，有抱负的男儿都把封狼居胥、勒石燕然视为最高追求。唐代李贺的这首诗无意中对班超31年的功名业绩，作出了最完美的注释。

经过一天的长途行驶，我们终于到了喀什，大家非常兴奋。走进盘橐城遗址公园，这是当年班超抗击匈奴的堡垒，抚摸残破的城墙，仿佛触摸到历史的脉搏。迎面看到“定远侯班超”的石头雕像，他神情庄严，凝视远方。神道两侧是当年随他一起出征的36位勇士的塑像。我站在班超的雕像前，想象着他年轻时的样子：高大威猛，勇敢坚毅；想象着他在这大本营里看着地图，谋划与敌人作战的神态。盘橐城也被称为“班超城”，而遗址公园门前的那条路被称作“班超路”。一条路，一座城，其命名都与班超息息相关。我想，获此殊荣，“定远侯”可以含笑九泉了。

班超晚年思念故乡，年逾七十的他向朝廷上书希望落叶归根。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经过一年的长途跋涉，他拖着久病的身躯，终于回到了阔别31年的故乡。令人遗憾的是，回到家中一个月后他就病逝了。大凡英雄都志向无涯而生命有涯，所以遗憾总是与英雄相伴。想起班超上书朝廷告老还乡所说的那句话：“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令人感慨万千。

两天后，我们离开了喀什，车行驶在丝绸之路上，耳边响起当年一位西域商人所说的诗话：每当丝路上起风沙，就能看见班超骑着汗血宝马，腰里挎着宝刀，在云间巡视。班超和36位勇士早已走进历史，他的足迹已然被岁月的尘土覆盖，可他的故事一直被后人传诵着，那些曾经照耀过人间烟火的灵魂，也将再在历史记忆的星空里永恒地闪烁。



白云生处有人家（中国画）曾昭国

今年是郑敏先生诞辰105周年。郑敏生前是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文学资深教授、中国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2022年1月3日去世，享年102岁。她与杨绛、叶嘉莹同为世纪老人，是集学者、诗人、诗评家、翻译家于一身的长寿女杰、文学大家。

郑敏1920年7月18日生于北京，祖籍福建闽侯，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系，后转入哲学系，师从冯至、冯友兰等先生。大学期间，郑敏就创作了一些诗歌，送给老师看。冯至先生告诉她，诗歌是一项寂寞的事业。1943年毕业后，郑敏开始陆续发表诗歌作品，得到了当时诗歌评论界的关注与肯定。1948年，郑敏赴美国布朗大学就读，后获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在美留学期间，1949年4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一本诗集《诗集1942—1947》，确立了她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1955年郑敏回国，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西方组（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从事英国文学研究。1960年到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直至荣休。

爱人的死亡犹如滴血的利刃，有人饮刃而亡，有人却将它揉碎了咽下，肝肠寸断也要走完剩下的路。薄少君与商景兰的选择并无高下之分，情之为物，给每个人的心灵体验都不相同，有人可以以理节情，有人却只能生死相许，她们的故事俱有可歌可泣、可敬可佩之处。人生的支点，不外乎感情、事业、志趣、自我种种牵系，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这样的支点能够多一些。

从郑敏晚年的作品《致诗神》中，可一窥其诗歌的神秘与高妙：“猛然我听见召唤，没有时间寻找笔墨，来时如潮泛去时只是默默，青山也无法挽回秋水，只自己泱泱，我用目光追随刹那，天外的回响，太空里无时不飘游，你我难以捕捉的踪迹，水只在流时吧”。于是，九位诗人各自挑选出几首创作于1940年

才停留，云只在变时才有意，我听到你的呼吸，风从林间传来消息。”这首诗以自然意象为载体，展现了诗人对生命本质的哲思，表达了对诗歌创作的敏锐感知和内心深处的呼唤。整首诗充满了对诗歌创作的热爱和对自然美的赞美，体现了郑敏作为“九叶诗派”诗人的独特风格和深邃思考。

郑敏是“九叶诗派”中最后一位去世的诗人。“九叶诗派”是上世纪40年代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创作倾向的诗歌流派，主要成员有穆旦、陈敬容、袁可嘉、郑敏、辛

## 记忆中的诗人郑敏

周纪鸿



笛（王馨迪）、杭约赫（曹辛之）、杜运燮、唐祈、唐湜等九人；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

1979年，郑敏又开始写诗，发表了《有你在我身边——诗啊，我又找到了你！》。至1980年代，文学迎来繁荣期，郑敏的第二次文学生命开启。一天，郑敏接到唐祈的来信，约她和杜运燮、袁可嘉、辛笛、唐湜、陈敬容，到曹辛之家见面。当时大家都感觉，二战后那些前沿的思想都是通过诗歌反映出来的，现在的诗歌虽然有很多创新，但以前好的诗歌创作经验也需要梳理总结，是时候把上世纪40年代的诗歌结成集子给年轻人看看了。资格最老的辛笛说，“我们知道自己的位置，我们不是鲜花，就做一点绿叶吧，九个人就九叶吧”。于是，九位诗人各自挑选出几首创作于1940年

代的代表诗作，诗集《九叶集》于1981年出版，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的经典代表。“九叶诗派”在创作中自觉地追求诗歌艺术与现实的“平衡美”。对郑敏来说，诗歌是哲思的垂直起飞，也是灵魂的自由舞蹈，她的诗已成为中国诗坛的一座静默雕像。

诗人身份之外，郑敏还是一位学者、诗歌评论家和翻译家，毕生致力于中西方诗歌研究与批评、当代西方哲学思想研究、诗歌翻译和教育教学。她的学术著作有《英美诗歌戏剧研究》（1982）、《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1998）、《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1999）、《思维·文化·诗学》（2004）等。201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六卷本的《郑敏文集》。

我是因参加一个暑期班而结识郑敏先生的。1983年暑假期间，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外国文学研究会在秦皇岛市举办外国现代派文学讲习班。恩师袁伟时教授当时是该研究会会长，他叫我也来听课学习，我那时刚大学毕业不久，在铁路系统一职工大学任教。讲习班主讲老师都是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包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敏，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袁可嘉、朱虹，北京大学孙凤城教授，南京大学张月超教授，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方平先生和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瞿世镜等。我清楚记得，袁可嘉、朱虹、孙凤城等学者分别讲授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英国古典小说等。

郑敏先生讲美国现代诗歌，主要讲的是创作方法，她口齿清晰，表达准确，讲述一板一眼，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当时我们都是用笔记录，记得比较详细，受益很大。讲习班休息期间，我作为义务导游，带领着授课专家学者游览万里长城老龙头、天下第一关等景点。我们还合影留念，留下了珍贵永恒的瞬间。

题图:1983年夏，诗人郑敏（前排右一）与本文作者（后排右一）等在山海关姜女望夫石前合影。



上

丛

话

女性诗词漫谈（二）

于家慧

## 面对死亡的两种态度



下

期

于家慧

第五四〇期

# 满庭芳